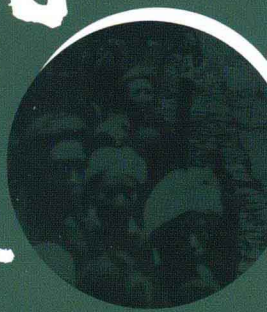


巴蜀文化丛书

肖平 著

湖广填四川



修订版

四川出版集团

天健出版社

巴蜀文化丛书

肖平 著

湖广填四川



修订版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广填四川 / 肖平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3.6

(巴蜀文化丛书)

ISBN 978-7-5455-0798-0

I. ①湖… II. ①肖…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8143 号

HUGUANG TIAN SICHUAN

湖广填四川

肖平著

—— 阅 读 · 成 长 ——

出品人 罗文琦

策划组稿 吴 鸿

责任编辑 卢亚兵 方雅维

责任校对 程 于等

封面设计 周 明

封面供图 方全明

责任印制 桑 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5mm × 230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43 千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0798-0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39(总编室) 87735359(营销部)

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028) 87734632 87738671

序

从成都迁回金堂县城（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我上四岁，已能记事。印象有终身难忘者，一是从西街拐入槐树街口，遥望老家门墙内的五棵大槐，浓荫可爱，上有栖鸦聒噪；二是八字墙的门口，阶下铺以石板，两旁码着石条，以利雨天行走；三是大小两个院坝，有树有花，石缸养鱼，两庑与环廊，大厅与中堂，高悬大匾十张以上，各有榜书金字“勤俭家声”“耕读传家”“乐善好施”“高谈转清”“紫微高照”“堂高燕喜”“鸾翔凤翥”“美轮美奂”“山海年长”“国恩家庆”等等；四是正堂的神龛桌甚高，当中供奉“余氏堂上高曾远祖之位”木牌。左右对联一副，也是木刻金字。上联“九江开世泽”，下联“四谏起家声”。我的那些高曾远祖们仿佛都端坐在神龛桌上，从今排列到古，一个接续一个，愈退愈远，一直退到四千年前“禹疏九河”为止。噫，你会疑问：“难道夏禹王姓余吗？”答：“他的太太是涂山氏。涂字的古写是余字底下两个山字并排，可知涂就是余。”如此说来，看那上联便知我们余姓认夏禹王为姑爷了。下联说到北宋仁宗年间欧阳修、富弼、蔡襄、余靖四位直声满天下的谏议大夫，那余靖正是余姓的祖宗。原来我家血缘可以上溯伟人名人，沾姑爷光，也算“天潢一脉”。看看这来头，也就很不简单了。幼孩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后来我七八岁，长辈告知，金堂县北门外大小寺那一带姓余的是我们的本家。那年的清明节到那里去祭祖，眼见男丁挤满祠堂，其数上百，几乎尽是乡下农夫，使我深感意外。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子弟，细皮嫩脸，衣着光鲜，仅占现场余姓子孙后裔十分之一罢了。祠堂石碑记载明白，我们的远祖其实是农夫，是胼手胝足，鹑衣百结的农夫，不涉谏议大夫余靖，更牵扯不上夏禹王。对联在说谎，这可耻的虚荣！

许多年后，我都老了，整理族谱，方才发现我们余姓子孙也是移民后裔。从我这一代向上推，第八代余良（或余良正）来自“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余家湾”。其地在今江苏省泰兴县军旺镇的乡下。名曰湾，想系河湾处吧。良公（或良正公）出身农家，任职武官。康熙初年奉调四川成都，见城市已全毁，便辞职为民了。先移家资阳县，后迁居彭县隆丰场化成院侧，在此终老。其子余允信迁居金堂县外北大小寺，等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插占百亩，娶得本乡黄姓女子为妻，协力垦荒。夫妻二人砍伐荆榛，耕田引水，栽秧打谷。又植一长排柏树苗，移葬父母遗骨于此。我七八岁来祭祖时，柏树早已成林，葱葱茏茏，远远就能望见，蔚成乡土风景。

农夫余允信算是金堂县我们余家的一世祖。他有二子，余绍唐行医，余绍虞读书。传到孙辈，余怀管理家业，人丁兴旺，田产增至千亩，虽已致富，犹勤劳作。又传到曾孙辈，其中余纯笏迁居金堂县城，修建槐树街的余家大院。时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六年了。

在肖平的这本《湖广填四川》书中，类似余允信这样的外省移民，举例甚多，事迹曲折有趣，往往悲壮感人。其间尤以第三第四两章最为精彩。移民过程之艰难困苦，创业成功之欢笑豪情，具体交代，生动陈说，史实确凿，文情两茂，为同类著作所未见，堪称翘楚。比较起来，我家故事就显得苍白寡趣了。然而不揣冒昧写出，以附骥尾，实欲提醒读者，你家神龛上的说词，对联也好，挂匾也好，多不可信，

宜详察之。拿匾来说，李姓总挂“紫气东来”，未必皆是老聃后裔；陈姓总挂“妫汭遗风”，未必皆是虞舜族人；冯姓总挂“大树家风”，未必皆是将军子孙；曾姓总挂“三省堂”，未必皆是孝子后人。凡我川人，绝大多数都有移民远祖，当初尽是穷苦农夫。发迹之后，不免多方掩饰，强认伟人名人为自家的祖宗，这是常有的事。许多人和我从前一样，不知自身之为移民后代。他们见自家的父辈祖辈都有知识文化，就以为出身于“书香门第”，遂忘了清朝初年背着破麻袋，担着烂棉被，晓行夜宿，跋涉在湘西入川路上的“一世祖”，这真不应该啊。

说起这条“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万分有幸，鄙人走过，就是从湘西吉首到川东西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扩宽了的湘川公路。车到三角地（此系地名），湘西友人介绍说：“湖广移民走到这里，要作最后选择。前面路分岔了，右去四川，左去贵州。”听他这样说，我立刻想到：“远祖留迹于此，向右去了。如果他病死在乱山中，就不会有我坐在车里了。”此时满怀感恩之忱，看清自身在历史长河中何其藐小，一芥一屑，偶然存在而已。

现今社会，人趋实惠，多无兴趣了解历史真相。特别是这一类移民史，不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尽说艰难处境中的劳苦生涯，更不容易吸引读者。肖平自甘冷落，意欲唤醒川人年青一代，知晓先人奋斗过程，重温吃苦耐劳精神，以期历史资源古为今用，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坚强我们的人生态度。美意如此，予甚嘉之，愿以拙文代序。

流沙河

2004年11月19日在成都大慈寺路

一段值得重写的历史

《湖广填四川》初版于2005年。几年间，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能买到这本书；也有读者间接或直接表达了对这本书的喜爱。这是当初出版该书时所没有想到的。

如何全景式展现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这是当初写作该书时颇费思量的难题。经过反复琢磨，我定下了这样的基调：这本书应该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和丰富充盈的想象力，它是个人情感与大的历史事件相结合的产物，除了那些在史籍、族谱、地方志和传说中可以找到的东西以外，它还应当有个人的感悟、个人的视角和个人的叙述方式。毋庸讳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跟每一个四川人都有割不断、理还乱的深层次关系，它是四川近300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最终影响了四川的经济、文化、人种甚至地域精神。是的，“湖广填四川”对于四川的影响的确太大了。可以说，没有这次移民事件，就没有四川日后的辉煌，四川也不会涌现出那么多杰出的人物，甚至连文化方面的走向也会发生嬗变，走向一个更为单一和自满的方向。而事实上这次事件发生了，我们成了移民的后裔，我们亲眼目睹了四川近现代史朝着一个充满活力和朝气的方向发展。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专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

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期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四川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移民事件，不止清代初年“湖广填四川”这一次，还包括秦灭巴蜀后的大移民、西晋末年的全国性北方人口南迁、元末明初北方移民进入四川、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建设”等五六次，而其中尤以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影响最大。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广填四川”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34年。因此，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和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我比较关注的是移民们入川的经历、创业的历程以及这次事件对四川日后的巨大影响。我觉得只要弄清楚这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已经明白了“湖广填四川”的意义。

移民入川和创业的艰辛，在本书中有较多的描绘。作为一个广东移民家庭的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痛苦、悲壮、欢欣与惆怅。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尽量去贴近他们的内心，以至后来，我恍惚觉得自己是跟他们一起千里迢迢来到四川的。我甚至觉得自己看清了他们脸上的神情和衣襟上的尘土，

听清了他们在艰辛旅途中的谈话。当我看见他们在四川的残垣断壁和荒草丛中修建第一所住宅时，我甚至都想上去帮他们拉拉锯，夯夯土。

然而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有十分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物质基础。当十多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按当时户籍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异乡人”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纵情舞蹈。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新的生产技术、地方戏、习俗、方言，然后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随着漫长而艰辛的创业过程的逝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汹涌的潮水如期而至。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主人的称谓，同时也获得了这片土地的嘉奖。

如果把“湖广填四川”跟美国近代的移民运动做比对，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的移民运动时间稍晚，但两者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即：都铸造了一种包容和自信的民族精神，乐观的生活态度，享受生活的那么一种处世理念。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广填四川”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都甚为深远。

如果从清朝顺治末年移民填川运动开始的时候算起，那么至今已有340余年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漫长。然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三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短暂的。屈指算来，我们离祖先才不过十二三代，怎么对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要知道，四川现存的绝大部分族谱，

都称那个首先来川“吃螃蟹”的人为“我入川一世祖”。也就是说，这个敢于抛离故乡投身新的陌生环境的人，是割断了与旧的土地、旧的家园的联系，毅然决然跑到四川来的。所以，我们这些移民后裔应当记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气。340 年的时间可能稍显漫长，但如果从移民尾声的嘉庆初年算起，其实也不过 200 年，跟美国移民运动迄今的时间差不多。

我赞同四川作家洁尘关于成都这座城市（乃至四川全境）与人群特性的看法：“有着适当的游戏精神和足够的自嘲能力，内心自信而不狂妄，在赞美他人和自我欣赏这两方面都具有比较合适的分寸感。这让这个城市包容，随和，不排外，不顽固。”其实，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四川（主要是成都平原）在经历过“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荡涤以后，真的产生了一种“新四川人”和“新四川文化”。

一首关于成都的《竹枝词》这样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按照这里的说法，成都是找不到十代以上的土著的（史料也称，成都在清代初年曾经 13 年无人烟）。那么这种包容和健康的心态从何而来呢？是四川固有的吗？显然不是，那是来自于移民社会长期的磨炼、实践和熏陶。四川的饮食文化、茶馆文化、休闲文化、民俗文化，无不渗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影响。

这里要特别感谢流沙河先生，他不但为本书作了序，而且在翻阅过程中指出了若干错漏，有些文字和史实他甚至标明了详细的出处，这种认真负责的治学精神和先生渊博的学识令我非常感佩。

肖平

2013 年 4 月于成都图书馆

第一章 记忆和传说中的移民事件

你为什么“解手”……2

张献忠的喊叫……6

屠夫的面孔与英雄的背影……12

一个村庄的记忆……15

第二章 满目疮痍的土地

三百年前见闻录……20

两个遗民的战时笔记……25

一望无际的忧伤……31

巡抚的奏折和皇帝的诏书……35

第三章 到四川去

有一片土地在召唤……40

三个移民家庭的入川亲历……45

“麻城”情结……57

凭什么不让我们去四川……61

第四章 异乡人的舞蹈

- 土地和幸福……68
- 迟到的泪水……74
- 品尝家园的滋味……81
- 生活在别处……86
- 方言的纠缠……91
- 在戏台上狂欢……97
- 移民世界今日观察……103
- 四川的“土广东”……110

第五章 重现的家园

- 在四川的茶馆里……120
- 我爱我家……126
- 外来手艺与金色土地……130
- 人才迭涌的时代……138
- “新四川人”与“新四川文化”……148

主要参考文献……159

第一章 记忆和传说中的移民事件

你为什么“解手”

197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八十岁的老祖父坐在蝙蝠飞舞的屋檐下，喃喃讲述“湖广填四川”的故事。这是川西平原静谧的黄昏，牧童唱起晚歌把耕牛赶回牛圈。我记得，唠唠叨叨的祖父带着忧伤的情绪给我们讲这段神奇往事已不是第一次，他布满皱纹的脸在渐渐黯淡的光线中显得特别古老沧桑。他讲道——

传说清朝初年，经过明朝末年的大乱之后，四川剩下的人就不多了。四川总督赶紧给皇上奏本说：“四川的土地肥得流油，荒着太可惜了，请皇上赶紧迁人来。”

皇上看了奏本后，点点头，马上喊户部尚书来问：“爱卿，哪些省的人最多？”户部尚书回答说：“湖广（湖南、湖北）、广东两省的人最多。”

这下，皇上便下旨到湖广、广东，命令两省总督迁人到四川去。

广东总督接旨后吓慌了，赶紧喊来户籍司查户口。查来查去，查到说客家话的汉人人口最多。于是总督就下令到客家人居住的州县，叫当地官员喊客家人搬迁。嗨哟！这些客家人哪里肯搬哟，有的哭，有的骂，不管县官咋个催，他们都不动，说：“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个地方，一下子要搬那么远去，哪有这本书卖？”

县官禀报给州官，州官又上报给总督。总督虽说可怜这些客家人，但不敢冒犯皇上，只好派士兵押客家人去四川。

客家人男女老少被绳子拴起，连成一串串，一路哭一路骂地离开了家乡。

祖父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移民往事太多次，因此神情并非是想象中的那般沉重。相反，倒显得十分轻松自如，甚至有几分滑稽，仿佛在讲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

许多年以后，当我在故纸堆中爬剔“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时，我发觉祖父的讲述似乎有悖历史的真相，因为我在族谱、典籍、地方志和官史中很难见到一个村落被强迫迁往四川的记载。更多的，是一些卧薪尝胆的家族，为了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家族的绵延壮大，怀着一腔热血和必胜的信念主动投奔四川的。他们知道，苍天在冥冥中为他们指明了另一条生活的道路。而祖父在他的私人叙述中，却把这次移民事件说成是跟“流放”“发配”“充军”性质相类的事件。这到底是族谱、典籍、地方志和官史隐瞒了事实的真相，还是祖父的私人叙事已成为所有移民的集体记忆？记忆的沉痛甚至悲哀，难道可能导致他们回避这段历史的真相么？

无论如何，既然清朝政府把移民填川作为一项国策，那么祖父的叙述可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整个“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完成以后，从外省进入四川的人口多达160万。很难想象，没有大规模的政府强制措施，一块残破的土地怎能招来如此多的移民？或许当时有的省份移民“奉旨填川”确是真事。

屋檐下的光线愈来愈暗，祖父呷一口竹筒里的桑叶茶，接着说：

官兵押着我们村落的男男女女跋山涉水，跨州过府，一路浩浩荡荡向四川走去。当时老祖先们的身上只有简单的行

李，也许是一床棉被，也许是一只麻袋。每个人的手都被一根又粗又硬的绳子捆绑着，当他们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群瘸腿的鸭子。

“他们屙屎屙尿怎么办？”一个孩子在黑暗中问道。

祖父甜蜜地笑了，因为他知道孩子们会这么问。而且这样的问题，以前孩子们也提及过多次。

祖父说，有一个人想拉尿的时候，就得对押送的官兵说：“官爷，我想拉屎了。”

官兵这时候便很不耐烦地瞧这人一眼，骂骂咧咧道：“你他娘的真是懒牛懒马屎尿多！”

然后就叫队伍停下，上去两个人，把这手腕上的绳子解开。被解开绳子的人很欢快地跑到路边的草丛中去方便。方便完了，又跑回队列中来，重新被缚住双手，继续向数千里以外的那个名叫四川的地方走去。

孩子们竖着耳朵听祖父讲，觉得那些老祖先的经历真是很好玩，有点像捉迷藏，有点像过家家。

祖父咳嗽一声，继续说——

老祖宗披星戴月走几千里的路，这一路上要拉多少次屎、屙多少次尿啊！因此后来他们想拉屎屙尿的时候，干脆就直接对押送的官兵说：“官爷，我想解手。”官兵因为经历这样的事情多了，也明白他们的意思，就上去解开绳子，让他们钻到路边的草丛里去拉屎屙尿。如此一来，到四川来的移民便开始把上厕所称作“解手”了。几百年过去以后，人们还

这么说，那都是老祖宗们的发明啦。

“我喜欢‘解手’这个词。”一个孩子坚定地说，“我觉得它比‘上茅房’‘跑警报’好听一万倍。”

祖父笑笑，照例伸出他的双手，手心向上，让我们看他手腕上的绳印。尽管在昏暗的光线下我们只看见祖父的手像两只黑乎乎的铁铲，但我们真的相信祖父的手腕上有一圈绳印，那是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一个密码或暗记。通过它，我们能够不时回想起祖先的经历和业绩。

在幼年的记忆中，我一直觉得“湖广填四川”离我们的村落很近，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而且新鲜有趣。但成年以后，我知道那已是多少年前的陈年往事了，已被归入尘封的历史。但奇怪的是，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祖父在黄昏的屋檐下吐露的话语，他把“湖广填四川”作为身边的故事讲述，而不是作为舞台上的戏曲扮演。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从小就生活在移民社会的背景下，真实地感受过这次事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祖父不止一次让我们辨认他手腕上的绳印，这个嗜好也同样遗传到孩子们身上。我们常常在学校的教室和河边的柳树下伸出一双黑乎乎的手，让同伴仔细辨认腕子上的印痕。无论它真是绳印，还是皮肤的折皱，反正有印的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移民，而没印的人则只好被视为四川土著了。因为祖父说过，移民来到四川，虽然被解开了绳子，但因为双臂反剪捆绑的时间太久，至今还是要把双手背在身后才舒服。

现在当然没人相信一根绳印能保持二三百年的时间，但仅仅从民俗的角度去看，它无疑获得了奇异的再生力量。

双手长期被捆绑留下了“后遗症”，在我出生的村落中，许多老年人都维持着这种看法。而且，他们还常常反剪双手慢悠悠地踱步，